

基督與教會的時代性

張春申¹

本文作者以神學角度分析：「昨天、今天、直到永遠，常是一樣」的耶穌基督，對每個時代都有其時代意義；教會作為信仰基督的團體，也應如同基督一樣，具有時代性。

公元 2000 年人類將要回顧耶穌對歷史的劃時代影響，大概也會問：走向第三個千年，他又有什麼新的意義呢？因此本文處理的問題是勢在必有的。然而作為基督信徒好像又有何必多此一問之感，因為「耶穌基督昨天、今天、直到永遠，常是一樣」（希十三 8）。不過，即使信徒值此世紀之末，也有必要澄清耶穌基督「常是一樣」的意義，它又有甚麼特殊、甚至唯一無二的意義。當然這也是耶穌創立的教會生存的意義。基本上，本文分為：一、基督的時代性，二、教會的時代性。

一、基督的時代性

本文雖然要寫兩部分，但是第一部分是主，所以應當比第二部分長，後者僅是前者的延伸而已。第一部分處理的方法具有溯源傾向，即根據新約聖經的資料內容，逐步接近耶穌基督自身，但是並無歷史批判的意向；分為四個子題：

1. 耶穌基督人類唯一的救主；
2. 耶穌基督救恩的獨特意

¹ 本文作者：張春申神父，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信理神學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神學作品豐富，膾炙人口。

義；3.耶穌基督在他自己的時代中的與眾不同。這樣溯源形式的處理配合在希十三8的信仰上，為我們看來已是提供基督的時代性。所以我們加上：4.基督的時代性。

1. 耶穌基督人類唯一的救主：

雖然當代神學把這信念弄得似乎動盪不安，不過教會訓導方面的立場是非常明晰的。伯鐸五旬節後的宣講，予人十分堅定的印象²。其次，弟前二5也肯定天人之間唯一的中保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排除與耶穌平行，或補充他的任何其它中保³。而且，不論保祿或若望的從上而下的基督論⁴，都為基督唯一性的信仰毫無保留地予以肯定。至於當代基督論多方向的解釋，本文不擬介入。

2. 耶穌基督救恩的獨特意義：

基督唯一救主假定天主只有一個⁵，祂藉唯一中保耶穌基督救援人類。這裡更加具體地探討耶穌怎樣救援人類；由他通傳的救恩又有什麼特殊意義。新約聖經二位重量級的作者，一致集中在釘死十字架上的事件。下面依次介紹保祿與若望對於十字架救恩意義的肯定。

(1)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之初，強力表示基督宗教異於其他宗教的焦點是十字架。猶太人與外邦希臘人代表所有宗教，前者要求的是奇蹟，亦即德能；後者要求的是智慧。為他們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或是絆腳石，亦即懦弱；或是愚蠢。但是保祿自己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被釘死十字架上的基督（二2）；這是他宣講的內容，「為拯救那些相信的

² 參閱：宗四12。

³ 參閱：《救主的使命》通諭，5號4節。

⁴ 參閱：斐二5~10；哥一15~20；若一1~18。

⁵ 參閱：弟前二5。

人」(一 21)。繼而，他以辯證的形式，肯定被釘十字架上的基督，為蒙召的人卻是天主的智慧 and 德能。天主的智慧雖為希臘人視為愚妄，但比希臘的智慧更為明智，天主的德能雖為猶太人視為懦弱，但比猶太德能更為堅強(一 22~25)。

- (2)若望福音以「完成了」(十九 30)作為被釘十字架上耶穌的最後一句話。完成的是天主的旨意，祂「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」(三 16)，註釋家已在這節經文中，見出亞巴郎祭獻兒子依撒格的故事。無論如何，在這節經文之前，若望以他的方式提出耶穌十字架上的釘死。「人子也照樣被舉起來，使凡信的人在他內得永生」(三 14~19)。基督的救援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。雖然若望著作不採保祿一般與其他宗教比較。不過在他的聖言基督論背景上，獨特的救恩意義是不言而喻的。「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，打發到世界上來，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」(若壹四 9)。

根據保祿與若望，基督救恩的獨特意義與十字架密不可分。但是耶穌時代釘死十字架上的人不只他一個，其實與他同時被釘的，尚有左右二個，因此必須探索耶穌釘死十字架上有什麼特殊意義。保祿說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是天主的奧蹟，今世的權威沒有認識祂，否則絕不會釘死耶穌(格前二 6~8)。這個奧蹟天主藉著聖神啓示給信者，唯有屬於神的人始能領悟(二 10~16)。雖然如此，信者仍須尋找了解，因此下面繼續追溯耶穌為什麼釘死十字架上。

3. 究竟誰把耶穌處死的？為什麼要把他處死？

先從第二個問題開始。

按照三部對照福音，耶穌以言以行，傳報的是舊約以色列

民族期待的許諾時期已經來臨，天主嶄新的統治正在逐漸出現，他要求大家信從他宣言的喜訊，洗心革面接受決定性的救恩⁶。路加福音更是記下耶穌指出自己為此傳報而有的信證⁷。三部福音中，耶穌所指的天國臨近，基本上即是若望福音中耶穌所說的：「我來，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」（若十10）。

耶穌的訊息並不排斥任何人，但是對貧窮人、患病人、稅吏與娼妓、罪人與無能為力的人，更是顯露天主的仁慈憐憫。他又以象徵天國已臨人間的奇蹟，為自己言行作證⁸。然而他同時宣告所謂天國的大憲章（瑪五~七），指出信從福音所得的真福，以及應有的行徑。的確，他的出現震撼了加利肋亞，令人感受到煥然一新的精神和與眾不同的權威⁹。其根源該是他與天主之間的特殊關係¹⁰，他首創以「阿爸！父啊」來稱呼天主。祂的正義、仁愛、真理、和平之國的來臨是耶穌全力以赴而傳報的訊息，為的是使人類向天父臣服，同時發現自己的尊嚴、自由與責任，成為天國的子民。然而，卻正為此緣故，耶穌在自己時代中遭遇圍困。這也顯出他的獨特意義。

馬爾谷福音很早便指出敵對耶穌的各個方面（三6）。這裡可以集在一起敘述不同派別。首先，他們如同所有猶太人，無法忍受羅馬帝國的統治，都在等待默西亞來復國。然而礙於時勢，各具對策。撒杜塞派多屬司祭階層，所以是當代宗教領袖。他們與羅馬政權妥協，從中得利；但是基本上，也敢怒不敢言地忍受外邦統治。他們的信念是嚴守法律，為能邀得天主

⁶ 參閱：谷一15；瑪四12~17。

⁷ 參閱：路四14~21。

⁸ 參閱：瑪十二28。

⁹ 參閱：谷一26~28。

¹⁰ 參閱：瑪十一25~27。

的救恩。法利塞派多屬經師，他們墨守梅瑟傳統，散居民間，為大眾注解法律。他們同樣對默西亞熱烈期待，以為謹守傳統是準備之道。他們陽奉陰違地面對羅馬政權，有些聽天由命的態度。熱誠派則是革命分子，耶穌門徒之一來自該派。他們對抗羅馬政權的方法是武力。憑著暗殺肇事，促使默西亞時代來臨。關於他們的事蹟，新約中也有記錄¹¹。最後，在死海附近遁居，自命清高的厄色尼派，認為附和與屬於羅馬政權的人已經腐敗。他們度著嚴謹與類似隱修的生活，期待正義的師傅來，一舉推翻外邦統治。

耶穌在自己的時代中，的確特樹一幟。他傳報「時期已滿，天主的國臨近了，你們悔改，信從福音」（谷一 5）。天主的統治是他唯一的依賴。他不是法律主義，因此「安息日是為人立的，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」（谷二 27），這與撒杜塞人格格不入。他會責斥法利塞人拘守先人的傳授，廢除天主的話¹²。他的非暴力主義使熱誠派興奮一時的幻想消失¹³。他不是隱修派，又吃又喝，甚至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¹⁴。

一位現代神學家曾說，耶穌比撒杜塞人更加重視法律，比法利塞人更加回溯傳統，比熱誠派人更加徹底革命，比厄色尼人更加超越清高，因為他宣講與謹守的是天主的統治，奉行天主的旨意。但是也因此招來司祭長與經師強力抗拒，醞釀殺機。

耶穌並非一位直接向羅馬帝國主義挑戰的政治人物，但是他宣講的天主統治，已經相對化了任何極權政治。甚至我們可說，天主統治的實現，將使一切相反正義與和平的政權站立不住，人的尊嚴與平等得到保障。這在若望福音寫下的耶穌與羅

¹¹參閱：宗五 34~39。

¹²參閱：谷七 1~13。

¹³參閱：若六 15。

¹⁴參閱：瑪十一 16~19。

馬總督比拉多對話中，已可測量出來¹⁵。所以效忠羅馬皇帝的比拉多，是絕不能容忍他的。

至此，我們可以回答究竟誰把耶穌處死的問題。是代表宗教的司祭長與經師，以及代表政權的羅馬總督比拉多聯手判決耶穌釘死十字架上的。

那又爲什麼要把他處死呢？耶穌宣講天國業已來臨，他全人投身天父救恩洪流，以祂的旨意作爲自己絕對的標準，視衆人的生命、豐富生命，爲自己獻身的唯一目標。因此，與時代中的意識型態無法苟同。死守法律如撒杜塞人認爲他越界，保守傳統如法利塞人不滿他的自由。熱誠派不滿他拒絕動武。厄色尼派人不問不聞他的作爲。最後，司祭長肯定耶穌是個危險分子，必須爲了民族的苟存而犧牲他的性命。由於耶穌不承認任何政權爲至高無上，比拉多爲了安全起見，輕易地判他死刑。接受天父派遣的耶穌，在那個歷史環境中，釘死十字架上該是勢必遭遇到的結局。雖然最後一刻，他也感覺恐慌，但甘心接受¹⁶。這是基督在自己時代中的意義。

4. 基督的時代性

人類中任何盡心活出合乎人性生命的人，爲每一時代都有意義，雖然這偉大的人格有限地記錄在歷史中的一個特定階段，作爲人性的證人。自這觀念，耶穌爲每一時代的意義已可肯定，雖然他已是二千年前的人物。但是爲基督的信徒，由於他是天主派遣來的末代使者，他是天主子¹⁷，所以「耶穌基督昨天、今天、直到永遠常是一樣」（希十三 8）有意義。他是每一時代必需的救主。因此，每一代的基督信徒相信他是人類

¹⁵參閱：若十八 28~十九 11。

¹⁶參閱：谷十四 34~36。

¹⁷參閱：希一 1~2。

唯一的救主，宣告十字架的真理，以及在新約聖經中發掘耶穌基督對他們切身的救恩意義，為能活出自己在時代中的意義。

二、教會的時代性

教會是信仰基督的團體，理論上，它應該如同基督一樣的具有時代性。但是，由於信徒並非時時處處團體性地活出基督的面貌，因此它的時代性便不是顯而易見地真實。教會歷史中，不乏基督面目全非的時代，同時分佈各處的地方教會的面貌，也有差異。因此這部分更是隨著第一部分的思路，討論教會怎樣能在每一時代中，成為基督的救恩聖事，亦即怎樣合乎時代。本文基本上根據梵二大公會議的路線，分為下面三個子題：1. 回歸根源與認識時代；2. 教會自身做起；3. 教會在現代世界中。這實是大公會革新路線，我們僅是簡單地專從基督與教會的角度來發揮而已。

1. 回歸根源與認識時代：

這是在梵二《修會生活革新法令》第2號第二、三項中，已有的模式。革新一方面需要對會祖原始精神不只探討，同時在時代中復興，另一方面應該瞭解現代文化。那麼教會若要合乎時代，理當回歸根源，認同耶穌基督。顯然這並非如同聖經學家尋找歷史性的基督一樣，雖然他們的研究不無幫助，更是渴求生活基督。

耶穌基督是宗教家與心理學上所說的「元型」、基督信仰的「元型」。教會回歸根源，即是保祿所說的：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」（迦二20）。至於認識時代，大公會議的《牧職憲章》的確做了一番努力，然而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又有怎樣的文化呢？「後現代」這個名詞是否成立？究竟它指什麼？這該是教會不能不面對的。無論如何，三十多

年終該有些變化吧！

不過我們還得從地方教會來觀察這個子題，比如關於中國，關於香港或台灣，教會又將面對怎樣的文化，又將怎樣不使自己「消聲匿跡」，而又合乎時代。這誠是非常迫切的課題。

2. 教會自身做起：

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中，自身所做的全面性革新，已可說是使耶穌基督彰顯出來。沿著前文的脈絡，這裡只擬提出一個思想。保祿宣講被釘十字架上基督的獨特性，消極地，他否定渴求德能的猶太人與以智慧自豪的希臘人。

的確，基督的教會不能不抓住十字架的真理，它與保祿一樣，在現代文化中，宣告人類的救恩；它不是代表德能的科技，也非希臘人象徵的理性。基督的救恩更非世界的發展與進步。

然而，根據梵二《牧職憲章》的路線，合乎時代的教會，必須與科技及理性交談，此即福音與文化交談。這要求教會自身做起，簡單地說，現代文化需要一個「不一樣」的教會、一個生存與行動徹底合乎福音原則的教會。也就是，教會全面的屬神。

3. 教會在現代世界中：

上個子題已在為此鋪路；交談的教會不是遺世獨立，而是深入世界。為此，屬神是屬於天主聖神，他起初即運行大地之上（詠一〇四 30），包括世界與人文。教會在現代世界中，不只自己根據福音原則屬於聖神，同時它有「分辨神類」的能力，尤其面對人間事務，亦即**廣義的政治**。

教會絕對不是一個享有政權的團體，而且也不去依賴政權。但是它根據自己的信念，常常準備與政權交談。所謂「凱撒的，就應歸還凱撒；天主的，就應歸還天主」（瑪廿二 21）。並非意謂宗教沒有發言的責任，或者政權可以為所欲為，不受

天主的主宰。在本文第一部分中，我們已經看到耶穌的言行，不論對當時的羅馬總督，或司祭長，都有影響而導致他的釘上十字架。

一個合乎時代的教會，豈能不發言批判藐視人權的政府，站在遭受排斥的弱者一方。這在現代教會中，已非不久前時常引人注意的解放神學的專有思想，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還不是也身體力行，擇時發表警世的言論。這正是今日教會不爭的作風，僅是不同的地方教會具體落實的問題而已。當然，這並不意謂教會不會在重要國家政策上支持政府；不過無論如何，它不應常做應聲蟲。

這樣看來，教會的時代性建基於基督的時代性，基督的時代性經由教會的時代性而彰顯出來。